

必须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

曾 鸣

当前，开展对《水浒》的评论中，必须在揭露《水浒》歌颂投降派宋江的同时，也揭露《水浒》对李逵等革命派的歪曲和丑化，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《水浒》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，分清什么是革命派，什么是投降派，什么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，什么是投降主义路线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报刊上某些评论文章仍然没有完全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，突出表现在对李逵的评论上，还严重地受着《水浒》为歌颂投降派而安排的歪曲、诽谤革命派的故事情节的影响。这些评论文章，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《水浒》为美化投降派宋江而对革命派李逵进行的歪曲，肯定了李逵是梁山起义军中革命派的代表，并对宋江的投降主义作了坚决斗争，但是，在分析李逵的局限性时，却又认为李逵被义气“蒙住了眼睛”，“只认‘哥哥’，不认路线”，终于不得不让宋江“牵着鼻子走”。这样，实际上就默认了《水浒》对李逵最根本的歪曲，信服作者安排的李逵终于被宋江所奴化，所驯服，跟着宋江接受招安，替天行道，征剿方腊，当了“鸟官”。如果这样，李逵岂不是“晚节不忠”的另一种类型的奴才吗？！

应当看到，《水浒》写李逵，完全是作为歌颂投降派宋江的陪衬而写的，全书对李的丑化、诽谤和歪曲是贯彻始终的。《水浒》既把李逵与宋江安排为“情分最重”、一同上山的“结义兄弟”，又写他与宋江针锋相对，敢于反皇帝、反招安的斗争，用心是十分清楚的：那就是把李逵作为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障碍，并让宋江处处亲自出马，对李逵横加训斥，战而胜之，从而反衬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“正确性”和宋江忠君思想的坚定性。

《水浒》作者为了使投降主义路线不断地和最终地取得胜利，不仅在每次路线斗争中让宋江取胜，而且让坚决反投降的李逵也跟着宋江在受招安、征方腊、当鸟官，甚至在喝过毒酒之后，还向宋江表示：“生时伏侍哥哥，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！”这种严重歪曲李逵形象的丑恶行径是令人发指的，我们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。

李逵反投降是那样坚决，宋江坚持投降又是那么顽固，二者本来是不可调和的。然而《水浒》的作者却把他们人为地调和起来，让一个苦大仇深、坚持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派战士对投降派宋江逆来顺受，杀也不恨，刚也不怨。这说明作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来写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，革命路线与投降路线的斗争的，是为了歌颂宋江的忠君思想的精神力量和宋江笼络人心的“领导才干”，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，作者想使革命派“去邪归正”，“归顺朝廷”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。那里有压迫，那里就有反抗，那里有投降，那里就有反投降，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。这是《水浒》作者想掩盖也掩盖不了的。《水浒》作者不正是感到想要投降派宋江牵着革命派的鼻子走，只是自欺欺人，而革命派也实在危险，所以终于又安排宋江用毒酒把“反心未除”的李逵毒死吗？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，反动的说教终究是骗不了人的，革命派的斗争是英勇不屈的。我们绝不能把《水浒》作者严重歪曲李逵形象而安排的情节当作评论李逵的、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“依据”，必须分清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！